

安建雄：医生手里有患者的生命

▲《医师报》融媒体记者 尹晗



“多年前，在乘绿皮火车回家途中，恰好遇到我崇拜的作家坐在对面。他对正在读医学的我半教训半自语般喃喃地说：医生的手里有患者的生命！这句话让我一直牢记在心。”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副院长、麻醉与重症医学科（ICU）主任安建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。

作为一名医生，从工作第一天开始就要帮助患者，这种帮助要持续一生。此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，也就越来越懂得生命的可贵。安建雄说：“对我来说，选择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非常值！”

做“三好”医生

夫医者，非仁爱之士，不可托也；非聪明理达，不可任也；非廉洁淳良，不可信也。安建雄认为，一个合格的医生应具备三好：身体好，头脑好，医德好。医生的工作很辛苦，要经常熬夜，身体素质一定要好；医生不仅要在读书时强闻博记，工作后也要终身学习，所以头脑要好；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医德要好，一个品德不好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医生。

安建雄表示，医生，特别是那些有理

为患者“不痛”而坚持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安建雄开始学习疼痛的治疗和研究，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着手研究心绞痛，并开展了大量创新工作；近年来，他又将股骨头坏死、慢性盆腔痛和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作为主攻方向，开展了大量原创性研究，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

安建雄注意到，目前大多数疼痛科医生在遇到神经痛患者时，习惯阻断神经传导通路，以阻止疼痛信号传递到大脑。“这恰恰犯了大错，神经被破坏后，患者会出现‘痛性麻木’并发症，不仅疼痛没有消除，还会增加麻木的新痛苦。有些患者会因为难以忍受出现精神障碍甚至自杀！”

安建雄表示，疼痛的发生和发展涉及

想、有追求的医生，注定会有与其他职业不一样的生活。临床上，照顾患者会花去医生很多时间，而医学又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，医生一辈子都需要不断学习、研究、写作和学术交流，这些工作基本都要在业余时间进行。等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医生，又需要培养研究生和住院医师，这些同样需要耗费大量业余时间。“但在我看来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机会为患者，特别是疑难患者解除痛苦。”

周围神经、神经节、脊髓、丘脑及皮层等所有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“软件”和“硬件”复杂的整合和处理，简单地破坏周围神经，不但不能阻止疼痛，而且会使得疼痛诊断和后续治疗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“大量的临床实践和动物研究表明，采用镇痛、神经营养和修复、电磁脉冲刺激等神经调控措施后，疼痛的预后远远优于神经破坏，但如今，仍有大量神经痛患者在接受神经破坏性治疗，这种情形亟待改善。”

“目前，还有很多疾病无法得到妥善的治疗。但每当我们取得一点突破的时候，都会非常欣慰，认为自己的坚持与努力是值得的，这使我格外珍惜和热爱自己的工作。”安建雄说。

患者鼓励我们继续试验

安建雄说：“古代，我国的医者会把患者看作衣食父母，而西方医生则认为患者是最好的老师。我却认为，两者皆而有之。我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患者！”

20世纪90年代，安建雄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工作时接待了一位患者，患者曾是陈毅元帅的警卫排长，手上患了带状疱疹后神经痛，非常痛苦。安建雄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法缓解，最后，他尝试使用从非洲辣椒中提取的辣椒辣素进行治疗。理论上，辣椒辣素注射到神经后，可以减轻疼痛而不影响运动功能。但这种药却从未在人身上使用，国内也找不到。安建雄和同事们想尽办法，终于把药物带回国内。但由于经验缺乏，药物注入到患者的上肢神经后，不仅诱发了严重疼痛，还引起了严重哮喘发作。“患者却鼓励我们继续试验、研究。最终，我们改进方法后，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没有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献身精

神，我们不可能获得宝贵经验。”

安建雄还曾收治过一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，患者在短时间内就进展到股骨头塌陷四期，很多专家都让他做人工股骨头置换。但患者认为，骨头是爹妈给的，一定要争取保住。他坐着轮椅找到安建雄，并表示：哪怕拿我做实验也行！“正是因为这位患者的积极配合，在经过全新方法治疗半年后，他竟然可以扔掉双拐，跑步、爬长城了！现在，他还成为了我们医院的志愿者。”

安建雄说：“我曾是一名麻醉医生，不知曾把多少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。但当我们通过努力，让即将瘫痪、残废的患者重新奔跑时，那种成就感与喜悦是前所未有的。医生手里有患者的生命，医患关系应远远超越世界上任何人际关系。”

扫一扫
关联阅读全文

段降龙：执着的从容

▲《医师报》融媒体记者 史郁松



2018年10月，一篇名为《希望站在绝望的头顶上微笑》的文章引起了关注。88岁的作者是陕西省一位老作家，此番撰文专为感谢主刀医生段降龙，通过2次救命的手术及时解除急性肠梗阻之患。“判断精准、当机立断、认真负责、医德高尚，从死神手中把我抢救了回来”——寥寥数语，情形立现。

执着而笃定，“入戏”却从容，陕西省人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、医务处副处长段降龙教授拥有着一颗平凡而又不同的医者之心。

好的外科医生 = 内科医生 + 手术刀

段降龙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。“外科医师等于内科医师外加一把刀”，这是他父亲常说的一句话。中国骨科领域奠基人之一方先之教授也曾说过：“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不能单纯是个手术匠，而是能拿手术刀的内科医生。”段降龙正是一位这样的医生——新生儿科、小儿外科、心脏外科、普通外科构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四个阶段。

新生儿窒息是导致新生儿智力伤残、死亡的主要原因，若发生窒息的新生儿缺氧超过2 min即可能出现不可逆的脑损伤。实施气管插管是改善新生儿缺氧的必要手段，而这十分考验医生的技艺。

那时的陕西省人民医院刚刚开始组

建新生儿科，遇到了人手不足的问题，有人推荐了西安交通大学普通外科在读博士段降龙，由于他气管插管技术好、速度快，便被新生儿科的张主任邀请到科室帮忙，乐于助人的他二话没说，一头扎进新生儿科的工作中。1年后，在段降龙的协助下，新生儿科的“摊子”终于撑了起来，段降龙也在机缘巧合下，留在陕西省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工作。

20余年间，段降龙因医术得到信赖，因医德得到敬重。有患者家属称颂他是医者典范、道德楷模；有患者称从段降龙团队身上看到了医者止于至善的境界；还有患者称段降龙勇于担当、成竹在胸，让自己得以重生！

把看到的、学到的、做过的一切都带回祖国

时光回到2009年，段降龙作为高级访问学者，前往法国亚眠大学医学院中心医院普通外科和小儿外科学习。

“手术观念的更新，是一个重要的收获，包括手术适应证和禁忌证的把握，医院感染的防护及对新技术应用等……法国之行，不仅是一次学术之旅，更是一次信心之旅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，国际地位不断攀升，中国人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，要让更多人

听到中国的声音！”段降龙这样总结那次经历。

学习期间，段降龙孜孜不倦地往返于普通外科和小儿外科手术室之间，每一次参与手术的机会对他来说都弥足珍惜。每天回到宿舍，他都要通过录音记录学习心得体会，最终把看到的、学到的、做过的一切都带回了祖国。

在飞机上俯瞰秦岭山脉时，段降龙感慨道：“家乡，我回来了！”

日日行，不怕千万里；常常做，不怕万件事

20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。

段降龙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榆林市第一医院挂任院长助理职务。段降龙还没到当地，这一消息就在患者中传开了，一台台手术，一次次接诊，让他无法离开患者回家。

“挂职虽有期，为患者服务却没有期限！”繁重的业务管理和手术任务，令他不能关心1岁多儿子的成长，即使西安的儿子肺炎住院，对段降龙来说只能抽空看一看视频，听儿子叫一声“爸爸”。对家庭的愧疚换来的是陕北父老乡亲重获健康的回报。

2014年，段降龙进行临床工作的同时兼任医务处副处长，这是他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。“医院质量管理重于泰山！医疗质量出了问题，直接关系到患

者的生命！”医务处的工作，让段降龙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，心系患者的他时常牺牲休息时间，将手术安排在下班后或周末已成家常便饭。

一天早晨，妻子复述他昨夜的梦话——“你是新来的患者吗？住几床？”“早些完善术前检查，争取早点手术……”戏谑道：“太入戏啦，梦里都在工作！”

“日日行，不怕千万里；常常做，不怕万件事，”段降龙时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，“我们都应该在有限的时间与生命长河中发掘自身最大的潜力，满怀热忱地，努力地为每一位患者解除病痛，以尽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！”

扫一扫
关联阅读全文